

“稽”字考论

刘 钊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学术界以往对于“稽”字的构形和演变不是很清楚。本文利用古文字资料对“稽”字的构形和演变加以分析, 同时对与“稽”字有关的几个字加以探讨, 基本弄清了“稽”字的形体构成和演变脉络。

关键词: 古文字; 考释; 构形

中图分类号: H121

文献标识码: A

对“稽”字的构形和演变学术界以往不是很清楚, 本文将利用古文字资料对“稽”字的构形和演变加以分析, 以期弄清楚其构成和发展的脉络。

《说文·稽部》:“稽, 留止也, 从禾从尤旨声。”

古音“稽”在见纽脂部, “旨”在章纽脂部, 古文字资料表明, 古牙音“见”系字与古舌音字多有通转, 其例甚多,¹ 如此“稽”、“旨”韵部相同, 声纽例可相通, “稽”从“旨”为声符自然没有问题。

按文字构成的一般规律, 形声字除去声符后的形符部分大都或是象形, 或是会意, 如此“稽”字除去声符“旨”后的“𥝌”就应该是象形字或会意字, 而从“𥝌”由两部分构成来看, “𥝌”显然应该是会意字。

从“𥝌”从“尤”会什么意? 如何会意呢?

对于“稽”字所从之“尤”, 以往的《说文》学家或是避而不谈, 或是曲为解说, 如徐锴《说文系传》谓:“尤者异也, 有所异处, 必稽考之, 考之即迟留也。”孔广居《说文疑疑》谓:“尤, 色之美者也, 旨, 食之美者也, 美食美色, 皆足以留滞人, 此三体会意也。”林义光《文源》谓:“按尤者从手中引物之象, 稽之义犹手持物有引之者, 不令取, 故从尤从禾。”这些解释都迂曲离奇, 不合文字的构形特点和规律, 极不可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错误的说法, 都是因为这些解释者没有看过“稽”字古文字字形的缘故。

秦简中的“稽”字写作:



秦简《为吏之道》5

字从“禾”从“又”从“旨”, “旨”字所从的“匕”和“甘”因借笔写到了一起。很清楚, 此“稽”字从“又”, 并不从“尤”。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残瓦上有如下一字:



《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²图版二·94

《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一书以不识字视之，释文以空方框替代。按此字与上引秦简“稽”字形体相同，也应该释为“稽”，“稽”字于此是用为工匠的名字。此“稽”字形体也是从“又”不从“尤”，所从“旨”字反书，也采用借笔的方法将“匕”和“甘”连写在了一起。

在古文字中，从“又”的字经常会有从“攴”的异体，以《金文编》所收金文为例，如：



啟作文父辛尊



召卣



牆盤



屬羌钟



今甲盤



梁其钟

“稽”字也是如此，既从“又”作，同时也有许多从“攴”的异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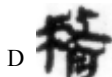
A 《马王堆帛书·十大经》101



B 《老子·甲本》061



C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213



D 《马王堆帛书·十问》017



E 《银雀山汉墓竹简》617



F 《银雀山汉墓竹简》882

J 

《马王堆帛书·经法》004

H 

《马王堆帛书·经法》036

以上所列“稽”字结构都从“攴”作。其中 A、B、C、D 四个形体所从的“旨”字采用借笔法将“匕”和“甘”连写在了一起，F、J、H 三个形体更是索性将所从声符“旨”字中的“匕”旁省去，直接写成从“甘”作。A、B、C、D 四个形体所从“旨”字的简省方法与下列“阎”字所从“𠂔”字的简省方法非常相似。秦印“阎”字作：

《秦印文字汇编》³229 页

又可以将所从的“𠂔”字加以简省，作：



《秦印文字汇编》229 页



《秦印文字汇编》229 页



《秦印文字汇编》229 页

两者的简省方法如出一辙。

秦印中有如下一字：



《秦印文字汇编》288 页

《秦印文字汇编》以其为《说文》所无字并将其列于第二部分，隶定作“𠂔”。其实与上揭马王堆帛书中的“稽”字比较可知，秦印此字也应该释为“稽”，印文应读为“比稽”。

郭店楚简《五行》篇中有字作：



郭店楚简《五行》33

《郭店楚墓竹简》一书释文隶定作“𠂔”，以为是“攸”字异体，读作“迪”。裘锡圭先生在《郭店楚墓竹简》一书注释的按语中说：“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稽’字作‘稽’。简文此字疑是‘稽’字之异体，读为‘继’。二字古音极近。”对裘锡圭先生释此字为“稽”，

学术界似乎并不相信，有多个学者将其改释为“杀”字就是证明。⁴其实如果将此字与上引古文字中的“稽”字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多个相同之处。其所从的“禾”字上部一笔不向右倾斜而是歪向左侧，与“禾”字相混，这与上引银雀山汉简中的“稽”字写法相同，同时字也是从“支”作。字下所从之“𠂔”并不是“人”，而是“旨”字之省，即“匕”字。

《说文》指出“旨”字从“匕”得声，如此省去“甘”而保留声符“匕”，是古文字中形声字很多见的省略现象，并不奇怪。所以我们认为裘锡圭先生释“𠂔”为“稽”是正确的。至于“𠂔”字在简文中是否一定读为“继”，则可以进一步讨论。

汉代新嘉量上的“稽”字作：



《秦汉金文汇编》155 页

其所从的“𠂔”似乎介于“又”字与“尢”字之间，但仔细分析，仍然是“又”而不是“尢”。

“尢”字是由“又”字分化出的一个字，战国秦汉时期大都写作“𠂔”（《上海博物馆藏印选》36），“又”旁与另外一笔相连，而此字的“又”与另外一笔并不相连，所以不是“尢”字。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以后“又”字常常在形体上加一点饰笔，变成与“寸”字形体类似，此字所从之“𠂔”显然也是加了一点饰笔的“又”字。“稽”字后来讹变为从“尢”，应该就是从这类形体开始的。所以新嘉量器物时代虽然不早，但铭文中的“稽”字却保存了较早的构形。

汉印中“稽”字又写作：



《两汉官印汇考》⁵730 “会稽守印”



《两汉官印汇考》733 “会稽读尉章”

所从之“又”已经讹变为“尢”并为小篆所本。

通过以上考论可以知道“稽”字构形的演变过程是：本来作从禾从又，是个会意字，也就是说从禾从又的“𥝌”应该是“稽”字的初文。后来在初文上加上了“旨”声，变成了形声字“稽”，所从之“又”又讹混成与其形音皆近的“尢”。

至于从禾从又会什么意，如何会意，则目前尚无理想的解释。笔者对此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暂时还不能提出请教。

西周金文中有下如一字：



《集成》5411·1



《集成》5411·2



《集成》5411·2

这个字因为只有摹本，其摹写的准确程度不得而知。这个字所从的“𥝿”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禾”字，实际上大家也是如此隶定的。其实在西周金文中，“禾”字上部极少写成向右倾斜的形状，所以这个字也是从“禾”作的。古音“稽”在见纽脂部，“𥝿”字在见纽铎部，声纽相同。从结构上看，这个字有与“稽”字存在某种联系的可能。

下面对《说文》和字书中与“稽”字有关的几个字稍加解释。

1、《说文·禾部》：“禾，木之曲头止不能上也。”在古文字和后世典籍中，从未见“禾”字单独使用的例子，也就是说“禾”字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的形体。《说文》设立“禾”部，不过是因为“稽”字等字无法统属的缘故。类似这种在实际文字系统中并不单独存在，而是因为个别字不能统属而设立的部首在《说文》中还有一些。

2、《说文·禾部》：“𥝿，多小意而止也，从禾、支，只声，一曰木也。”结合古文字构形来看，𥝿字所从的“支”应该是“𥝿”字之讹，就是说“𥝿”所从的“𥝿”本来就是“稽”字的初文“𥝿”，只不过所从是类似上揭马王堆帛书那种从“支”作的异体而已，推测其本作“𥝿”。“𥝿”所从的“支”变形音化为“支”，就变成了“𥝿”字所从的“𥝿”。“𥝿”后来又加上“只”声，就变成了形声结构的“𥝿”。

3、《说文·禾部》：“𥝿，𥝿𥝿也，从禾从又句声，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此字从“禾”从“又”从“句”声，所谓从“禾”从“又”正是“稽”字的初文“𥝿”。所以在“𥝿”字上保存了“稽”字从“又”作的早期构形。

4、《说文·稽部》：“𥝿，特止也，从稽省，卓声。”《说文》中大量的所谓“省”，从古文字看其实并不是“省”，而是最初就如此作。就是说“𥝿”字本来就是从“稽”字的初文“𥝿”。

5、《说文·稽部》：“𥝿，𥝿𥝿而止也，从稽省咎声，读若皓。贾侍中说稽、𥝿、𥝿三字皆木名。”此字结构与“𥝿”字同，也是从“稽”字初文“𥝿”，并不是从“稽”字之省。

通过论证可知，上引诸字除“禾”字外，都是由“稽”字的初文“𥝿”增益分化而来，这些字有些在早期可能只是异体的关系，后来才产生分化。其中“稽”字是累加的“旨”声，“𥝿”字是累加的“只”声，“𥝿”字是累加的“句”声，“𥝿”字是累加的“卓”声，“𥝿”字是累加的“咎”声。这里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都是在会意字“𥝿”上累加声符，按理所加声符应该与“𥝿”字音同或音近。上边说过“稽”字在见纽脂部，而“𥝿”所从的声符“只”在章纽支部，“𥝿”所从的声符“句”在见纽侯部，“𥝿”所从的声符“卓”在端纽药部，“𥝿”所从的声符“咎”在群纽幽部。这些字所从的声符都是牙音见系字和舌音，两者之间存在可以相通的关系。韵母有的可通，有的有些隔，这不排除因加声符早晚的不同而产生的音变或其它因素的存在。

古音“尤”在匣纽之部，与在见纽侯部的“𥝿”字声符“句”和在群纽幽部的“𥝿”字声符“咎”音皆不远，所以“稽”字初文由从“又”讹变为从“尤”，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形近的原因，还有音的关系在内，就是说“稽”字初文由从“又”讹变为从“尤”，可能也是一种“变形音化”。

6、字书中有“𥝿”字，即嵇康之“𥝿”，见于《广韵》、《集韵》等书，这个字应该是以

“稽”字的初文“𣎵”为声符的。

7、《字汇·言部》有字作𣎵，谓“同啓。”古音啓在溪纽支部，颇疑这个字也是从“稽”字初文“𣎵”为声符的。

2004年9月写于厦门白城一线望海斋

¹ 陈初生《上古见系声母发展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第26—34页；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中山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² 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³ 许雄志主编《秦印文字汇编》，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⁴ 徐在国《郭店楚简文字三考》，《简帛研究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85页。

⁵ 孙慰祖主编《两汉官印汇考》，上海书画出版社大业公司1993年版。

An Exegetic Study on the Character of Ji

LIU Zhao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 Ji is not clear till now.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 with reference to the ancient writings, thus elaborates the character's formation.

Key words: exegesis; ancient writing; formation

收稿日期: 2004-09-20

作者简介: 刘钊(1959-), 吉林省吉林市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 福建省语言学会副会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为历史文献、古文字、商周考古、古代汉语。